

單戰號



號虎單



戰 號

每冊實價銀三角
埠外酌加郵費
寄加費加價實冊每

著者 鄭 振 鐸

發行者

生

上
海
福
州
路

活
書

店

第
三
八
四
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印翻必究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一月初版

獻詞

我不是一個詩人。但在十餘年裏，每於覺得以「詩」的形式最足以表現我的情感時，便寫着「詩」。這些「詩」，數量雖不多，卻托寄着我的悲憤，我的熱情，我的希望，乃至我的信仰，我的幻想。有好幾首不曾發表過。理由是，每一個「希望」的開場，立刻便給我以一個「幻滅」的結果。那些詩便也不願意發表，且也不願意再去寫了。

——
蘆溝橋戰役的發生，給我的刺激太大——六年來，同樣的太

人不得已而用之。」所謂「不得已」，便是漢書魏相傳所指的「應兵」——「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應兵」才是王者之師，才是以「戰」止「戰」，以「和平」爲鵠的之戰爭。

魏相傳又云：「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敗。……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

以「應兵」臨「忿兵」、「貪兵」、「驕兵」，殆無有不操勝算者。

僅以這本『戰號』貢獻給一切抗戰的戰士們！

作者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大的歷次的轉激，並不曾使我麻木，反使我更深切的自信……我連續寫着一些『詩』，不顧任何的形式，只是覺得這樣的寫，最能夠表現我的悲憤，我的熱情，我的希望，乃至我的信仰，我的幻想而已。

我不喜戰爭。——我想，除非狂人，沒有一個人是喜歡戰爭的——有一個時期，我還是一個非戰主義者。但六年來的大陸侵略者的窮兵黷武的事實，使我深切的感覺到，以『戰』止『戰』，是不磨的正論。窮兵黷武固然是罪惡，以『退讓』和『忍耐』來長侵略者的罪惡的氣焰，尤是一種罪惡。『兵者，聖

目次

獻詞

—第一輯—

卷頭語.....	一
爲中國.....	三
牘角的創痕.....	七
我們的中國.....	十
騎士的死.....	十四

——第一輯——

我們的傷痕永不在背上.....七

吳淞口的哨兵.....十七

『哀兵』詠.....二十四

什麼時候是我殺敵的時候呢？.....四

『喊起於東方兮』.....四三

——第三輯——

蘆溝橋.....九

保衛北平曲.....十四

同擊.....十六

當我們倒下來時.....十七

槍執在我的手裏.....十七

祈戰死.....十七

弔平津.....十八

我翱翔在天空.....十八

機關槍手.....十九

勝在的三個戰士.....

一〇

勇士.....

一九

跋.....

一一一

卷頭語

沈睡者，起來，起來！

大雷雨已使你們知道了屋頂的罅漏。

雨水如急泉似的淋濕了屋內的一切，

雷聲震醒了全個世界，

是起來，是努力修屋的時候了，

你們難道還在安睡？！

沈睡者，起來，起來！

無事者的血，如紅霞似的掛在大雷雨後的天空；

被踐踏者的淚，如雨後的殘水，還在簷角樹間點點的滴着。

復仇女神在翱翔，在拍翼，

聽呀，她正在悽厲的號叫着呢。

你們難道還忍在安睡？

十四年六月

爲中國

我不知道我是在夢中或是非夢，

但我很清楚的聽見這些話：

「我們應該各捐前嫌，爲中國而攜手前進。」

幾個人這樣懇切的說。

『我們錯了，我們不應該自相爭鬪，我們不應該刻毒的自相譏
諫，謾罵，仇殺。』

又幾個人這樣悲慘的懺悔。

「爲中國，我們攜手向前，爲中國，我們合力工作，爲中國，我們貢獻了我們的一切。」

無量數的語聲，繼續的這樣說。

我不知道我是在夢中或是非夢，

但我實在的，很清楚的聽見了這些話。

我不知道我是在夢中或是非夢，

但我很清楚的看見這些事：

軍號嗚嗚的吹着，

兵士們都陸續的從家裏出來集合，

他們將要爲中國而戰。

全城的人都擁擠在那裏歡送他們。

空氣是異常的激動而親切。

許多將領們在前敵會議，

誰都謙抑的聽從首領的指揮，

代替『驕恣』與『妒忌』的是『一心』與『勇毅』。

空氣是異常的親切而嚴肅。

後方，什麼人都在預備，都在工作。

「勝利」已在我們的「面翱翔著。」

我不知道我是在夢中或是非夢，

但我實在的很清楚的看見了這些事。

十四年六月